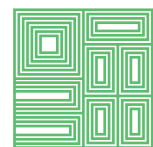


无意义的意义 The Meaningless Meaning

胡滔 刘棒 Hu Tao Liu Bang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AI

1
胡滔
呼吸1.0
灯光交互装置
2016

2
胡滔
通道2
综合材料装置
2016

摘要：巨大的量变在时间中汇编为不定量集合，但绝不是累积获得质层的转换。无论装置与行为，强调的过程可能在最终是徒劳的，但又因此得到了另一层面的鲜活体验。

关键词：游戏规则设定，量变，过程，团队协作

Abstract: The huge quantitative change has become the indeterminate ensemble in the time, which is not the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by accumulation. Either installation or performance, whose emphasis on process may finally be in vain, actually acquires another kind of vivid experience.

Keywords: setting rules of the game, quantitative change, process, team work

刘棒（以下简称“刘”）：你的创作形式是比较多变的，你是如何思考、找到或是选择一种形式与观念的？

胡滔（以下简称“胡”）：在刚开始创作时，我会朝很多方向尝试。新媒体本身可能是跨越了材料与媒介的，在最初学习时我接触了实验音乐、行为艺术、现代舞等。目前我专注的观念在于在各类形式作品中设立一种游戏规则。我一直在揣摩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能达到质变但要超越量变，无限靠近临界点但又不触碰。

刘：周斌的《终南山计划之踪迹成谜》在作品中强调了一种完全的偶然性与失控，开始并结束于主观选择，并且把选择权交给了蚂蚁。你将其重新媒介化的同时是否也保留这样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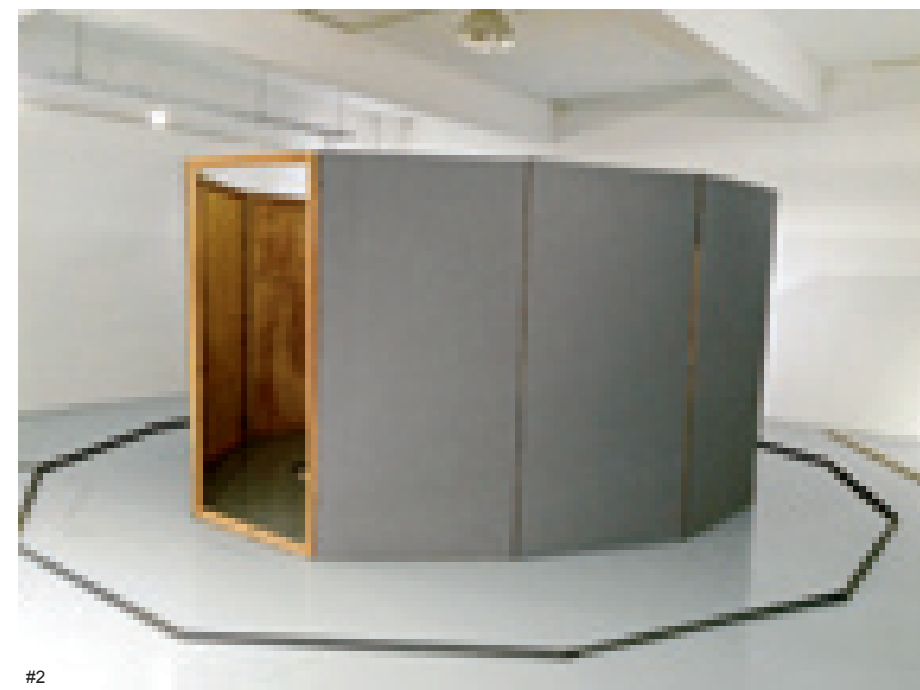
胡：周斌是我的老师，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他这件作品强调了一种无意义的意义。我重复了这样一个类似的主题，并且运用我学到的一些新的媒介去对他的作品进行转化。他用他的语言（行为），而我用另一种机械的、更加无意义的语言，试图进行一种推进（机械比生物更加无意义），或者说想从另一方面超越他的作品，这也算一种致敬。

刘：那这样的转换当中，媒介或者称作工具的转换有何不同？

胡：前者以人（生物）为主体，而我则以机械为主。科技进步后的大数据时代使得现在的语言手段远远丰富于过去。如果再次转化这件作品，现在完全可以在电脑中模拟，使用编程完成，这会使得过程更加无意义，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呈现。不过这只是语言的转换，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探讨的东西是一样的。即使用更为原始的语言来进行阐释都是可以的，媒介的转换不会存在本质的不同，应该是一种平行关系。

刘：《啪啪啪》是一次相当有意思的行为展示，呈现出了一种似乎具有专注特质与偶然性的重复状态，你想体现一种无目的与玩世的味道吗？

胡：《啪啪啪》是2014年“薪火”行为艺术活动中的一件作品。当时我是在现场寻找的材料，因为我是在江边长大的，在看到这些沙子时立马想起小时候玩沙子的经



历。我把沙子放在台子上拍打，声音非常大，逐渐引起了观众的注意，人们慢慢靠拢过来围观，好像我就是以一种玩世的态度在做着不明的事，为了吸引人而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目的性而合目的。

刘：“通道”通常暗示着出口，同时它也是一种幽暗但开放的空间，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概念来进行创作呢？

胡：这与我的一次偶然经历有关。有一次一个大型商场突然停电了，只能看到安全出口的标识，我随着出口的标识结果最终遇到的是实体的假门。在2014年冬，我参加国泰的一个群展时做了这样一件作品，两扇门之间以灯管代替插销，门上置有安全出口的标识，但这扇门是不能推动的，插销部位刺眼的灯管已经在警示无法打开了，但“安全出口”的标识让人还是想要推开这扇门。再后来我又做了“有头无尾”的通道和“首尾相连”的通道，前者螺旋式下沉，越来越窄小，好像没有尽头也无法通过，后者进入通道，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最初的空间。这都是一种无意义的过程。通道不只是一种狭义的概念，像人的出生，汉代墓室引魂升天的门阙，以及所谓的黄泉路，都是与生命、死亡相关的不同形式的存在。

刘：你有参与香港的艺术交流展与韩国的驻留项目的经历，能谈谈你对这些交流项目的感受吗？

胡：驻留经历带给我更多的是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接触到更多的作品、艺术家和策展人。并且很难得的事情在于，你能很容易与所见到的喜欢的作品创作者进行联系和交流。韩国对年轻艺术家的扶持力度相当大，他们的机构就是在共享资源。就我所从事的新媒体艺术来讲，现在更加倾向于一种团队形式的创作。当团队或集群以一种协调的方式进行合作时，力量显然要大得多，并且他们的展览更为国际化，世界各地艺术家组成的群展更多，更具丰富性与对比性。